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二十回 省重闡義婢共登程 拯幽獄小郎親謁府

話說柳湘蓮和尤三姐婚禮完成，尤二姐因他妹子住在赤霞宮，不時來此看視，因此來往較勤。黛玉也待他以妯娌之禮，見其獨居寂寞，便勸二姐兒也搬來同住。那二姐兒從來沒離開過妹子，見黛玉相待甚好，又和晴釧諸人都說得來，何嘗不願意搬來團聚。卻因自己從前聲名不好，若住在小叔子家裡，說起來也不大好聽。雖然黛玉再三留他，總為著避嫌，不肯答應。白天裡來此閒談，裡院外院都走走，一到夜晚，必要回去。有時在西屋裡和晴雯、麝月等正談得熱鬧，見寶玉進來，只周旋了幾句話，便自去了。

晴雯嘴快，說起鳳姐不久要到此間，未免替二姐兒擔心。

尤二姐卻毫不在意，說道：「他就來了，我還是姐妹相見。這裡又不是榮國府，有他許多爪牙，他能把我怎麼樣呢？」言次並無怨恨，也就算很難得的了！

鴛鴦見諸事已畢，便求著警幻，指引他前往豐都去尋賈母，警幻慨然應允。鴛鴦甚喜，當天即來告知寶黛。寶玉仍說要同他去，並和他商定起行之期。不料寶玉雖然說定，到了臨期又捨不得就走，央及鴛鴦一再改展。賺得鴛鴦急了，說道：「小爺，你盡著不走，我可等不了。不管你去不去，我明兒一准走了。」寶玉沒法子，只可說明兒准走。

到了第二天，鴛鴦來了，等到好半天，寶玉方才出來。臨要走，又拉著黛玉說道：「妹妹，那珠蘭粉等我回來再用，我還沒有調好呢！」又說道：「妹妹那件夾羅長襖腰身太緊了，記著叫他們放一放，只可放三四分，再寬又不合適了。」走到院裡，又回頭道：「好妹妹，可別悶著，我昨兒約二姐姐、尤二嫂，都搬了來給你做伴兒，若沒來，叫金釧兒再去催催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「你別盡著磨蹭啦，快走罷，我都知道了。」寶玉這才同著鴛鴦，帶了晴雯，一路前往豐都。

一過了界，便覺陰風慘淡，天色昏黃。走了好半天，方望見豐都城的望樓。進了城，見市肆街衢熙來攘往，彷彿也同人世。有些人面目愁黯，形容枯槁；有些人斷手折足，身披獸皮；也有些峨冠盛服，大馬高車，意氣揚揚自得的。一時說他不盡。

正要問茶亭兩府的方向，剛好迎面遇見一個老家人，面目很熟，細看卻是焦大。那焦大一見寶玉，忙趕走幾步，上前請安道：「寶哥兒怎麼來了？」寶玉便也和他問好。鴛鴦認得焦大，問道：「焦大爺，你還在這邊府裡麼？」焦大聞聲一看，方知是鴛鴦，忙道：「只顧和哥兒說話，沒瞧見鴛鴦姑娘，真是老糊塗了。我聽說你是跟老太太來的，怎麼老太太到了這裡，你沒有趕上？倒是我焦大，那年也是痰喘老病，可巧比老太太先來了兩天。國公爺念我從前出兵喝馬溺的功勞，留在府裡吃口閒飯，那天就叫我來接老太太的。」鴛鴦道：「我們正要問路往府裡去。焦大爺，你就領哥兒和我們去罷。」於是，焦大引寶玉諸人，走過了幾條街，先至寧國府門前，那大門石獅宛如東府形式，門上也有許多值班的人。又轉過彎來，另一大門才是榮國府。門上那些人，有見過寶玉的，都上前請安。焦大道：「你們領哥兒上去罷，我回東府去還有事呢。」

寶玉隨著小廝們從西角門進去，見那座府第與京城榮國府同一結構，彷彿回到家裡似的。走進垂花門，過了穿堂，也是一座大理石的屏風。由屏風後轉過廳房，便是賈母住的正院。

兩邊穿山游廊，也掛著各色雀鳥。廊沿上幾個丫頭見他們來了，忙即打起簾子，回道：「太太，哥兒來了。」寶玉心中詫異，如何稱呼太太呢？原來這裡都是賈代善用的舊人。

只見賈母從裡屋扶著丫頭，顛巍巍的走了出來。寶玉叫了一聲老太太，剛拜下去，早被賈母一把摟住，哭個不休。寶玉跪著也哭了。眾人勸了好一會方住。

賈母撫著寶玉道：「玉兒，你祖爺爺、爺爺還指望著你頂門壯戶呢，你怎麼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。我半輩子的心，可不白用了麼？」寶玉剛站起，忙又跪下道：「老太太只當白疼了寶玉了！我這回來，也是要見見祖爺爺、爺爺當面領罪的。若說家裡的事，老太太只管放心，都有蘭兒呢。他早晚是要大發達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寶玉，你起來罷。我總不信你這相貌那一點像缺壽的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鬧擰了。寶玉並沒有死，往後也永遠不會死的。」便將如何出家，如何修道成仙，以至玉旨賜婚，詳述了一遍。

賈母聽了，歎道：「我本心是把林丫頭配你的，鳳丫頭他們都說他太單薄，不像有福壽的。這一岔，倒叫你吃盡了苦，這不是疼你反倒害你了！你這孩子也傻，往常任什麼希罕東西，只要你喜歡，沒有不給你的。你一心要林妹妹，為什麼不早說，早說了那會有這種事呢？」說著，又淚流不止。

鴛鴦道：「寶二爺修成了，又是玉帝主婚，這都是大喜的事。老太太應該喜歡才是，怎麼倒傷心呢？」眾人也幫著勸慰，賈母才漸有喜色，又道：「這可單苦了寶丫頭了！我來的時候，聽說他有了喜信，不知後來怎麼樣？」鴛鴦道：「寶姑娘添了哥兒，也兩三歲了。那回林姑娘回去看他，後來又把他接到太虛幻境，和二爺跟我們都見面的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們說他們都很好的了。怎麼叫做太虛幻境，那裡住的都是什麼人呢？」鴛鴦將太虛幻境的情況約略說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到底你們那裡熱鬧，我在這裡可悶悶夠了。當了多年的老祖宗，又要從新當起小媳婦，那裡想得到呢！」

鴛鴦、晴雯見賈母收淚開顏，方才一同拜見。鴛鴦道：「我是跟老太太來的，那想到今天才得見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也聽見這句話，總沒見你來到，想著許是被他們救了回去。那知道你半路上又繞到別處去呢！」又把晴雯仔細打量了一番，說道：「你不是被太太攆了麼？」晴雯聽了，頓時珠淚紛落，道：「太太攆我，我也不敢怨，只恨那班人挑三窩四弄出來的。那時候，我正病著，也沒得給老太太磕頭。前兒聽說二爺要來見老太太，是我求著帶來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不是我說你太太，他心地比太太明白得多，可是耳朵也太軟，攔不住人家挑撥幾句話，就把火點著了。」又吩咐身邊丫環道：「你出去傳話小廝們，得空就回老爺，說家裡寶玉來了。」那丫環去了好一會，才見賈代善穿著家常便服踱了進來。

賈母道：「寶玉，見見你爺爺。」寶玉上前拜見。偷眼看代善方臉疏須，兩目有威，卻有一種藹然可親的神氣，不似賈政一味方嚴。當下見寶玉英英露爽，也自歡喜，說道：「你的事我都知道了。當日你祖爺爺期望你往功名上奔去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這一路的人。就說你大爺、你父親，他們那裡能做官呢？無非靠著祖上的餘蔭，上頭的恩典，勉強對付著做去罷了。如今你能別有成就，也就不枉做了一輩子的人。且喜後起有人，家運可望重振，我們也無須顧慮了。」

寶玉又回明此番玉旨賜婚，不及請命，自己引罪。代善道：

「這也是古聖人虞舜行過的，況且因果前定，也由不得你。只是一件，你自己雖算稱意了，要知道神仙不是自了漢，仍舊要多積外功的。你看呂祖華陀，始終替民間扶危拯困。徐庶成仙了多少年代，至今還現跡人間，替當今出力。那才是神仙中可師可法的呢！」寶玉答應幾聲「是」。

代善又帶他上去拜見賈源夫婦。賈源臉龐也與代善彷彿，卻生得燕頰鵝眉，非常雄偉。他雖然沒見過寶玉，早知其聰明靈慧，可望繼業。所以重托警幻，引其入正。如今見寶玉修持至道，上證天仙，在冥界也是很光榮的，自不忍再有責備。只細問寶玉修道的經歷，寶玉從頭說起。說到空山暮行，不畏蛇虎，賈源聽得大笑道：「你這豁得出去，心裡頭還是自恃道力，究竟算不得。我從前佐先皇帝南征北討，拚命立功，那才是豁得出去呢。記得有一回，被困在大窩集裡，手下只剩幾百殘兵，糧械援軍都接濟不上。死守住有大半年之久，眼看就要餓死，堅不肯退。恰好兵士們刨出多年陳糧，在家又活了。又有一天，箭都完了，眼看要束手被擒，想不到對面射過來許多箭，都射在樹上，正好供我們應敵。那時候真不想活命，居然支持到援兵來了，打了幾個勝仗，這才有了活路。比你那蛇虎如何呢？」

「寶玉聽了，甚為驚歎。代善又道：「你們子孫只知道安富尊榮、衣租食稅，那知道我兩個弟兄赤手創業，是拚著性命換得來

的。」

寶玉見小廝們在那裡磨劍，問道：「祖爺磨他做什麼用？」賈源道：「這劍都鏽了，目下劫運將臨，也許上頭命我帶領神兵到下界去平亂，不能不預備著。」寶玉拿起那劍細看了，都是神鋒淬利，不由得拂拭一番。賈源問知他會使，便命在庭前試舞。寶玉使出大荒山和湘蓮比劍的本領，舞得神出鬼沒。

賈源大喜道：「到底咱們家後輩，總是將種。這不像文舉人，倒比那些武進士還強呢！」國公夫人也深愛這重孫子，起先怕寶玉傷著，再三攔阻，見他舞得甚好，自己倒笑了。

歇了一會，代善又帶寶玉坐車至東府，拜見了賈演、賈代化。代化笑道：「二老爺成天只愛養靜，如今哥兒來到這裡，只怕靜不成了。」又問寶玉京營的情形，寶玉就所知的大概說了。代化歎道：「我從前管京營，那些兵丁沒有一天不操練的，想不到變得如此頹惰，把拉弓的手都提了鳥籠子，將來整頓可費事了。」

賈演向來期望寶玉的，見了分外親熱，說道：「你來得真巧，再遲幾時，我還要出遠門，就見不著了。」寶玉忙問道：「何事遠出？」賈演道：「不久南陽有事，我要暗中幫著你珍大哥去平賊立功。他的本領有限，只可我拼著辛苦去一趟。若是有你在家裡，這番事業都是你的，我就省心了。」賈敬也在那裡，見寶玉修成散仙，想起自己枉道傷生，不免內愧。代化又帶著寶玉至會芳園閒逛一回，方放他跟代善回去。

寶玉在車中暗想：若像祖爺爺、爺爺這樣，也沒有什麼可怕的。怎麼我老子一見了我，就像有了氣惱似的，登時就變了臉呢。正胡思想著，車馬已到西府。代善下了車，命人領寶玉至賈母處，自己卻往書房裡去了。

這裡賈母正和鴛鴦、晴雯說話，見寶玉回來，便道：「寶玉，你餓了罷？喜歡吃什麼，叫大廚房做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不用為我操心，我自從到大荒山，就斷了煙火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一向在家裡，丫頭婆子們服侍慣了的。到了那荒山野地，虧你怎麼過的，也混了好幾年呢！」寶玉道：「到了那個地方也說不的了，連砍柴打水，都要自己乾去。我看老太太到這裡，離開了鳳姐姐、鴛鴦姐姐，也不大方便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還提你鳳姐姐呢，怪可憐的！那年什麼張金哥張銀哥的，在閻王那裡告他，生生的把他從太虛幻境半路上截了來。那些刀山啦，劍樹啦，都擺在那裡，立迫著要他供，他還敢不供麼？眼看就要定罪了，我求著你祖爺爺到閻王那裡去說個人情，好容易答應了。偏又緊趕著有許多狀子都告他，閻王問過幾堂，要想用情也不敢用。按陰律本應下泥犁地獄，還算看著咱們府裡的面子，從輕下了冰山地獄，無冬無夏都是三九天那麼冷，還只許穿單衣服。他那樣嬌滴滴的身子，在家裡總是七病八痛的，如何受得起這個罪過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這回來，就想請老太爺、老太太的示，有什麼法子把鳳姐姐救出來。今兒聽老太太這麼說，敢則祖爺爺早已說過人情，還肯再說第二回麼？」賈母道：「等一會你和你爺爺商量罷。我算計著鳳丫頭的罪限也快滿了，不比那趙姨娘罪孽太重，沒法子救他。」寶玉忙問趙姨娘怎麼樣了？賈母道：「他和那馬道婆，聽說都在泥犁地獄裡。那不是自作自受麼！」

寶玉道：「還有那妙玉，如今在那裡呢？」賈母道：「他住在雨花庵，離這裡不遠。那回從地獄出來，還來過一次，也不是從前的模樣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妙玉是個方外人，可有什麼罪過？」賈母道：「我也不大明白。聽說為他暴殄天物，又持佛叛佛，罪名加重的。」

鴛鴦道：「老太太，這裡房子怎麼就和家裡一模一樣的，當時必是抄來的樣子罷？」賈母道：「我初來的時候，也很納悶的。後來聽他們說起，才知道老國公爺過去那年，照家裡的樣子糊著燒化的，連家具陳設也一樣不錯。只單短了大觀園，因為那是後蓋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怪不得我那年夢見警幻仙姑，他說從寧府走過，遇見了榮寧二公。我那時心裡疑惑，咱們東府裡，那有榮寧二公呢？原來指的是這裡。」

賈母道：「等一會兒，我就要上去陪老太太們鬥牌。鴛鴦，你替寶玉把牀帳收拾了，安置在碧紗櫥裡。還叫晴雯在那裡替他做伴罷。」原來那上房是五間兩卷，代善住在東間，那後房有姨們住著。賈母只在西間，剛好後房空著，給寶玉暫住。

到了晚上，寶玉看那臥房佈置宛似小時情景，只襲人換了晴雯。又想起黛玉，從前同住在碧紗櫥裡，兩小無猜，一時惱了，一時好了，有多少情致。如今新婚初別，這滋味卻也難受。

次日起來，見了代善，便稟商鳳姐之事。代善道：「璉兒媳婦的罪名本就不輕，這已經是從寬的了。你祖爺爺向來謹小慎微，上次去說人情就很不容易，那裡還肯去說。我看那閻王也是勢利的，他對著那班天仙，比外官見了京朝大官還要恭順。

你總算天■有名的，得空去拜他一趟，姑且碰碰。也許比我們說話還靈呢！」寶玉又請示名帖如何寫法，代善道：「你不把真人頭銜抬出來，怎麼能唬動他呢？」寶玉領會。代善又吩咐下去，將輿馬執事借與寶玉，即便往地府投謁。

那文妙真人名帖投進，裡面一聲道「請！」立時鼓樂、開門，轎子如飛的抬了進去。將近大堂，只見一人抱著案牘，面貌酷似秦鍾，連忙吩咐止轎。秦鍾也瞧見寶玉，忙走至轎前叫寶二叔。寶玉問知他在這裡充個吏書，此時不便款敘，只約他日內到榮府晤談。一面下轎進衙。門役引寶玉至客廳，那閻王已在簾前拱候，也是個白面書生，那些猙獰面具，原是坐堂問事臨時戴的。賓主分庭見禮，人廳坐定。

閻王連稱真人，備致仰慕。寶玉只得周旋幾句。閻王又道：

「真人是玉旨賜婚，天眷優渥，如何得光臨下土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雲水閒蹤，適因省視祖庭，偶然到此，特來瞻謁。」閻王又贊歎寶玉的孝思，說道：「公府在此，自必盡力照護，勿勞掛念。」寶玉致謝一番，又道：「還有下懷，冒昧干瀆。只因家嫂王熙鳳，沉淪地獄，罪限將滿。如何設法省釋，實出大德。」

「閻王道：「目下恰有個機會。昨日天庭詔下，因下界人心險惡，罪案重重，地獄中容納不盡，命我們覆勘輕罪，酌量減釋。令嫂事或可比援，容為設法。」寶玉大喜，重致感謝。又說起妙玉罪滿出獄，尚滯幽途，求他送回太虛幻境歸冊。這是一紙公文，順水推舟之事，焉有不允？當下也答應了。直送寶玉至大堂前，登輿而別。

寶玉回來，晴雯替換了衣服，便上去回明了賈代善、賈母，大家莫不歡喜。代善笑道：「情面大小，幽明一般。你此後又長些見識了！」過兩天，閻王擺著執事，打道來榮國府，回拜寶玉。正值寶玉在東府裡，家人們照例擋駕。

一時，寶玉從東府回來至賈母處，賈母正和妙玉坐談。妙玉說起奉到公文，就要往太虛歸冊，深致感謝。剛好寶玉走進來，妙玉見了，不免抱愧，那兩朵紅雲，比上回下棋遇見時，更為明顯。又露出一片感激之誠，口中卻說不出。寶玉只和平時一樣，說道：「妙師此去太虛，隨時聞教，足祛塵鄙了。」妙玉要想回答一句，不知說什麼是好，臉上更是紅一陣白一陣的。正趕上地府打發人來，通知賈府去接鳳姐。賈母忙吩咐預備轎馬，妙玉便趁此興辭而去。

大家聽說鳳姐放回，都喜出望外。只晴雯嘴快，說道：「璉二奶奶向來要面子的，此番回來見了我們，看他如何誇口。」

「寶玉忙用眼色攔他。鴛鴦道：「鳳奶奶當了多少年的家，賠盡心力，把老太太、太太哄好了。背地裡弄得人人痛罵，我替他想，也很不值得。如今又受了地獄的苦，那些話不要再提了。」

賈母盼望許久，未見鳳姐來到，放心不下，又打發第二批人去打聽。正在吩咐，只聽廊外丫頭們回道：「璉二奶奶來了！」隨後就聽見鳳姐語聲道：「這不是到了家裡麼？我頭一次來，可沒有一處不眼熟的。」一進屋，瞧見賈母，忙拜下去，含淚道：「我想不到還見得著老祖宗。」賈母也含淚攙住他道：

「鳳丫頭你可吃苦了！」

鳳姐道：「老祖宗一向疼我，叫我有什麼臉再見你老人家呢？家裡頭當了幾年家，鬧到那麼天翻地覆的。我想死了就完了，那知道人家還不饒我呢！苦也吃夠了，臉也丟盡了，一輩子要強也算栽到地了！沒法子，誰叫老祖宗錯疼了我？只可當個癩貓癩狗的養活著，我給你老人家當個粗使丫頭罷。」一面說著、一面哭著。賈母聽他說得可憐，也哭了。鴛鴦勸道：「二奶奶好不容易回來

了，這不是大喜麼？別招老太太傷心了。」鳳姐連忙將淚擦乾，這才和大家見禮，又給寶玉道謝。寶玉笑道：「你不要謝我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」鳳姐詫異道：「誰替我托你哪？」鴛鴦便將黛玉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鳳姐道：「提起林妹妹來，我更對不起他。你們的事，若有用著我的地方，就是下小刀子，我也拚了去。」鴛鴦道：「人家早已由玉皇大帝主婚了，還用你去張羅麼？」

鳳姐聽了，更覺不好意思。見晴雯站在那裡，便搭拉著向他說道：「晴雯姐姐，那回你太抱屈了，都是大太太鬧的，我也插不上嘴去。後來寶二爺心心念念只忘不了你，我還把柳五兒撥了去。說是要想著晴雯，只看著五兒罷。」晴雯冷笑道：「多謝二奶奶，我算得什麼，那裡跟得上襲人一零兒呢？」此時，鳳姐正在左右受窘。只聽賈母對鴛鴦道：「你同著二奶奶到後房，招呼他擦擦臉，換換衣服去罷。我還要帶他上去見見祖老太太呢。」便同鴛鴦去了。一時妝罷出來，依然粉香脂豔，彷彿另換了一個人似的。賈母笑道：「你們看，鳳丫頭經過這般困苦，並沒改了樣兒，可見也是有根基的。」鴛鴦要哄賈母喜歡，也跟著說道：「什麼人都有落難的時候，這也算不得什麼，也許將來還有後福呢！」

賈母又帶鳳姐到上屋，見了賈源夫婦。賈源明知家事敗壞，由他而起，卻不便明說。只說道：「你這幾年的苦處，也受夠了，借此得些經驗，做個儆戒，未必不是好處。」鳳姐雖然文理不深，卻也聽懂了，自覺羞愧。倒是國公夫人見他受盡苦處，不免慰問幾句。賈母怕鳳姐臉上掛不住，見賈源夫婦無話，便即帶他下來。又忙著替鳳姐佈置屋子，安排牀帳。鴛鴦道：「連二奶奶早晚要到我們那裡歸冊子去，在這裡也住不了幾天。」

我替他收拾罷，老太太就別管了。」鳳姐見賈母仍然疼他，心裡也放鬆了一半。

他在地獄的時候，一心指望限滿釋放，倒也別無牽念。如今到了這裡，心是安了，卻不免思前想後。想到在家時，有平兒、豐兒等貼身服侍。底下又有一班家人媳婦們隨事奉承，事權在手何等喧赫。此時只剩得伶仃一身，生前許多積蓄，重重損失，剩下的也帶不了來。又牽掛著巧姐兒，不知何人照管。

平兒雖是自己心腹，到了今日，也難保他不會變心。家裡的混帳哥哥，還不定憋著什麼壞主意呢？心中千頭萬緒，擺佈不開，背地裡也流了不少眼淚。一到賈母面前，還得打起精神裝歡佯笑。見了祖老太太，更不免心懷鬼胎，只像避貓鼠兒似的。也很可憐的了！

那寶玉此次來至豐都，本想住個三五天就回去的，卻被這些事羈絆住了。也是心懸兩地，去住踟躕。

那天秦鍾來訪，門上小廝們引他至小書房坐候，看那裝備陳設，簡直就是夢坡齋。少時，寶玉便服出來，秦鍾忙即起立見禮，道：「二叔怎麼來的？我那回攔留之際，知道你來看我，苦求差役們放我回去見你一面，他們始終不肯。不料還在此地相見。」寶玉道：「鯨卿兄弟，好久不見，老成得多了。自從你走了之後，我和柳老二他們每次聚會，總想著你。如今柳老二倒和我在一起了。」秦鍾道：「你們怎麼到一處的？」寶玉便將湘蓮如何出家，如何在大荒山相見，如何同到赤霞宮，一一都告訴與他，又道：「柳老二與三姐兒生死姻緣也團圓上了，你道不是可喜之事麼？」

秦鍾道：「你們都好了，只我留滯此間充一名小吏，未免慚愧。將來如何打算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些事有什麼做頭，不如和我到太虛幻境，咱們弟兄朝夕相聚，好多著呢。」秦鍾道：「你又不接引我，我如何去得成呢？還有一件，那個手上有蜜的，我害他沾污了佛地，至今還在血污池裡。我既害了他，又把他撇下，成什麼人呢？你若有意接引我，先得超度了他。不然，就做神仙，我也不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剛為鳳姐姐、妙玉的事求了你們王爺，怎麼好意思又去開口？這可難了！」秦鍾道：「我看王爺很敬重你的，你不用親自去，只寫一封信交給我。我再求求那判官，也許成了。若能夠如願，我便帶了他同找你去。只給我幾間閒房，替你做個書記，也比在那裡強些。」寶玉先不肯寫信，禁不得秦鍾苦苦央及，只可草草寫了給他。又托他查訪晴雯父母的下落，秦鍾也答應了。寶玉又進去細問晴雯，開明名氏籍貫及生卒年月，交與秦鍾帶去。

次日，秦鍾作東，請寶玉在花兩庵蔬酌的小敘，寶玉帶著小廝騎馬去了。見庵中庭宇清潔，小有花木。幾個尼姑都是帶發修行的，也一樣唱曲侑酒。席間並無外客，寶玉笑對秦鍾道：

「你造了一回孽債，難道還不夠麼？」秦鍾道：「這不過逢場作戲，那裡有許多真事。我是叫你開開眼，知道此中也有許多陳妙常。那能兒還得算潔身自好的呢！」說話間，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尼姑，上前請寶玉點曲子。寶玉瞧他面貌頗熟，仔細一想，方記起是水月庵的女道士鶴仙。

問知來此未久，已改名慧蓮。秦鍾誤以為寶玉屬意，笑道：「他是先做道姑後做尼姑；你是由和尚改成了道士。在仙佛兩界都算是有緣，何妨把他度了去呢？」慧蓮聽了，向寶玉媚眼流波，似含無限情意。

寶玉卻只冷笑了一陣。秦鍾在席間說起晴雯父母早已托生，無從查訪，深為抱歉。那晚上寶玉回去，便將這話告訴晴雯。

晴雯沒法子，哭了一場方罷。

此時寶玉見諸事俱妥，歸心更切。過一天，趁著賈代善、賈母同在上房說笑，便將要接爺爺和老太太同至太虛幻境，奉養幾時，稍盡報答，委婉的說了。代善道：「要去你同老太太去罷。我習靜慣了的，目下又因有刀兵大劫，他們當事的，要我幫著督造名冊。我已經應許了他們，如何走得開呢？」賈母道：「我一向疼寶玉的，寶玉有了家，我是要去看看，只不知兩位老人家許我不許？」代善笑道：「你是當老太太受用慣了的，這一向也拘謹的太苦了，還是到那裡散散罷。」不知賈母果否同行？且聽下回分解。